



## 那棵桃树

饶艳

我家院子的角落有一棵桃树，紧挨着邻居刘姨的院子。

这棵桃树自打我记事起就有，听母亲说桃树是野生的。在桃树苗长高前，没有人发现过它，因为那里堆着一些碎石瓦片。父亲在清理碎石瓦片时，才发现了这棵嫩嫩的绿苗。

院子里怎么会莫名其妙长出桃树来？父亲猜想，一定是头年翻修房屋时，瓦工吃过桃子后，随手扔下了果核。蜷缩在碎石瓦片中的果核，在这个春天，“冒”了出来。

我和表哥阿海常常摇晃着它瘦小的身子说：“桃树、桃树，你快长，长大了我好吃果果。”

又是一个春天，我们惊异地发现，在它的枝头上，跃然端坐着星星点点的花蕾，开花自然预示着结果。就在桃花露笑靥时，邻居刘姨要动工盖院墙。挖土砌墙，自然会殃及桃树，我和阿海每天都在为还能否吃到桃子而担心。母亲说：“桃树本来就不该种在这儿，刘姨盖院墙重要。”

每天，我和阿海都跑到桃树跟前，对盖院墙的工匠说：“要小心哦，不要砸到桃树。”工匠们笑称我们是“小监工”。虽然盖院墙只让桃树受到一点点皮外之伤，但院墙的房檐差一点就挨着桃树尖了。“桃树以后再也长不高了。”我和阿海为桃树难过起来。

后来，才发现，我和阿海的担心是多余的，桃树像当初发芽时一样，再次侧歪了身子，避开阻碍它往上生长的屋檐。破土时，为了避开压在身子上的碎石瓦片，桃树歪着身子钻出了地面，现在为了避开头顶的屋檐，又歪着身子向上生长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桃树长成了“S”形，遇到刮风下雨，随着风东倒西歪，好像随时都会折断倒在地上。

桃树如此形象，长在院子里的确不好看。有好几次，来家里的客人都说，应该把它拔了去。母亲说：“留着吧，它能长成这样，挺不容易的。”就这样，这棵颜值为零的“S”形桃树，艰难而又顽强地在院子的边缘生存着。尽

(作者来自河南炼化)

## 散文

### 老 王

仇士鹏

老王的炒货店在巷子口。

每天，他早早就把摊支好。瓜子、花生、核桃、葡萄干、蜜枣……井井有条地摆满一玻璃柜，老王笑呵呵地坐在小板凳上。

从早到晚，从小学到中学，无论我什么时候路过，都会看见老王，深深的皱纹里折出深深的热情。“来尝尝啊，小鹏！”印象中，高中晚自习下课后，巷子里的路灯都熄灭了，只有老王的店还开着。

渐渐知道，老王家在郊区。最初，他蹬着一辆贴满广告的三轮车拉客，后来蹬不动了，狠狠心买了个电动三轮车。再后来，眼睛不好使了，才开始卖炒货。老王家里只有他一人，老伴去世得早，孩子也因车祸先走一步。可直到知道这事之前，我都没有看出老王头上那些明亮的白发曾经撕心裂肺地送走过黑发。他始终笑呵呵地开着。

巷子里不光有老王的炒货店，还有刘阿姨的百货店和张大姐的水果店。如果找不到老王了，四处望望，必能在附近的店里或摊子旁找到他。没生意的时候，他就喜欢到别人那儿聊天。若是别人有事，他也会主动帮忙照看门面。

偶尔，我也会凑过去听他们侃大山。老王常手舞足蹈地说道：“想当年我能挑起100多斤的粪，走上30里路交给生产队……30斤能换10个工分，10个工分能换三四块钱呢。每天都能喝上点小酒……”有时候老王说得夸张了些，张大姐会毫不客气地揭穿，“哎呦呦”地肆意取笑。老王也不以为意，陪着哈哈大笑几声后，接着说。老王的笑声很有特点，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传来，甚至波动到了我们的脸上，掀起一波波同样欢乐的弧度。

连我都能看出来，老王已经把这巷子口当成了自己的家。

中午，老王依旧会守在摊位上。我曾看过他吃午饭，一个搪瓷大碗里盛满面条，白溜溜的。呼噜噜的吃面声能传得老远，听得人馋虫直动。

和父亲说起时，他竟惊讶地挑起

(作者来自江苏石油)



## 石化漫忆

▲开往春天的列车。

曹业琦 摄

## 把根留住

苏成武

王科长在离岗前，给我留下了几十张建厂初期的老照片，叮嘱我保存好。丢了，就再也没有了。

其中一张照片是几个年轻人的合影，背景是挖土石方的建设工地。照片上，一个穿着背心的年轻人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搂着伙伴的肩膀，看着非常神气。尽管他的身体略显单薄，但脸上的笑容却是最灿烂的。其他四人，有的坐在土堆上，有的手里还攥着铁锨、镐头之类的挖掘工具。除了他们开心的笑脸，看得出那天的阳光也很灿烂。

那是1986年春夏之交的太阳——她让那些奋战在齐鲁乙烯建设工地上的小伙子感到温暖。同时，还夹杂着无以言表的兴奋。

那时，在他们眼里，齐鲁石化厂区周边的山林和银塔一样壮美；那连片的泛着银光的装置球罐，更是散发出朝阳工业特有的浑厚气息。他们是幸运儿，或是社会招工，或是毕业分配，纷纷从各自的家乡来到这里，成为这座新兴石化城的年轻主人。

后来，因为撰写建厂初期故事的需要，我曾找到照片中的几个主人公，了解当年的情况。

“是时代选择了我们，而我们，也无愧于那个时代的选择……”照片上那个叉着腰的小伙子，叫石怀发，如今已经退休。那天，他对我说这话时，眼神里依旧流露着自豪和坚毅。

他指着照片上的同伴，一一介绍：最帅气的这个是张明文，现在是汽机车间的工会主席；这是我们老大哥……

30年过去了，每个人的足迹，早已印刻在历史的长河中。这张褪色的照片，却让他们不泯的青春岁月，依稀泛着粼粼波光。

“千言万语联系工作，千方百计克服困难、千辛万苦完成任务。”石怀发说，“热电厂‘三干精神’即始于那个年代，始于当年热电人啃下的那一块块硬骨头。”

1986年5月，热电厂团委接到一项关键工程任务——敷设乙烯西电变电站至湖田配水站的6千伏线路。这条线路全长3300米，施工难度极大，沿途需穿越6条公路、4条排洪沟，还要避开复杂的地下管道设施。电缆能否按期完工，关系到烯烃厂6月30日开工锅炉点火的安全供电问题。

从接到任务算起，距离投运时间只剩40余天。虽说是突击任务，但也要严格按照施工要求，半点儿不敢马虎。每天收工后，电缆沟的深度和宽度都要用米尺测量验收，差一点儿都不行，再加上天气逐渐炎热起来，这给正点完工带来很大压力。

石怀发说：“我们青年突击队那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，没有一个孬种……

开工头一天，细皮嫩肉的张明文就磨起了一手血泡。收工后，牙一咬，眼一闭，用针一扎，把血水顺手往衣服上一抹，第二天继续干。”等到工程结束，每个人的手上都磨起了厚厚的老茧。

石怀发当时是汽机车间团支部委员，除了带头干活儿，还要随时关注队员们的身体状况和情绪变化，为大家鼓劲、解忧。青年突击队借鉴当时农村“包产到户”的做法，23名突击队员每人承包一段。太阳落到地里，大伙儿就用最原始的工具——镐头刨、铁锹挖，一尺一尺往前推进。在穿越公路的地方，为了不影响道路交

通，突击队又组织人员挑灯夜战。由于施工点比较偏僻，天又闷热，很多队员就只穿条裤子挥汗舞镐，汗水顺着他们的脊梁流下来，被灯光一照，红黑透亮。

“现在想想，当时穿成那样干活儿，很容易被砸伤或者划破皮肤，挺危险的，应该严格劳保穿戴……”石怀发指着照片上挽起的裤腿摇了摇头。

当年，从西变电站到湖田那段全是土路，遇到刮风，尘土飞扬，嘴里灌进去沙土，被灰尘眯了眼睛，都是常事。

到吃午饭的时候，厂里用“嘎斯车”送来大筐箩蒸包子，外加两保温桶开水，一摞碗……大伙儿三个一堆，五个一团，凑在一起吃得喷香。有一回，身材瘦小的孙涛一口气吃了7个大包子，虽是餐风饮露，大家却感觉无比幸福快乐。出力多，吃得也多，工作劲头十足。

那是1986年春夏之交的太阳——她让那些奋战在齐鲁乙烯建设工地上的小伙子感到温暖。同时，还夹杂着无以言表的兴奋。

那时，在他们眼里，齐鲁石化厂区周边的山林和银塔一样壮美；那连片的泛着银光的装置球罐，更是散发出朝阳工业特有的浑厚气息。他们是幸运儿，或是社会招工，或是毕业分配，纷纷从各自的家乡来到这里，成为这座新兴石化城的年轻主人。

后来，因为撰写建厂初期故事的需要，我曾找到照片中的几个主人公，了解当年的情况。

“是时代选择了我们，而我们，也无愧于那个时代的选择……”照片上那个叉着腰的小伙子，叫石怀发，如今已经退休。那天，他对我说这话时，眼神里依旧流露着自豪和坚毅。

他指着照片上的同伴，一一介绍：最帅气的这个是张明文，现在是汽机车间的工会主席；这是我们老大哥……

30年过去了，每个人的足迹，早已印刻在历史的长河中。这张褪色的照片，却让他们不泯的青春岁月，依稀泛着粼粼波光。

“千言万语联系工作，千方百计克服困难、千辛万苦完成任务。”石怀发说，“热电厂‘三干精神’即始于那个年代，始于当年热电人啃下的那一块块硬骨头。”

1986年5月，热电厂团委接到一项关键工程任务——敷设乙烯西电变电站至湖田配水站的6千伏线路。这条线路全长3300米，施工难度极大，沿途需穿越6条公路、4条排洪沟，还要避开复杂的地下管道设施。电缆能否按期完工，关系到烯烃厂6月30日开工锅炉点火的安全供电问题。

从接到任务算起，距离投运时间只剩40余天。虽说是突击任务，但也要严格按照施工要求，半点儿不敢马虎。每天收工后，电缆沟的深度和宽度都要用米尺测量验收，差一点儿都不行，再加上天气逐渐炎热起来，这给正点完工带来很大压力。

石怀发说：“我们青年突击队那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，没有一个孬种……

开工头一天，细皮嫩肉的张明文就磨起了一手血泡。收工后，牙一咬，眼一闭，用针一扎，把血水顺手往衣服上一抹，第二天继续干。”等到工程结束，每个人的手上都磨起了厚厚的老茧。

石怀发当时是汽机车间团支部委员，除了带头干活儿，还要随时关注队员们的身体状况和情绪变化，为大家鼓劲、解忧。青年突击队借鉴当时农村“包产到户”的做法，23名突击队员每人承包一段。太阳落到地里，大伙儿就用最原始的工具——镐头刨、铁锹挖，一尺一尺往前推进。在穿越公路的地方，为了不影响道路交

## 诗 歌

### 在大漠不说话也很好

(外一首)

马 行

大漠，沙丘  
铁皮房前的空椅子

都是我的影子  
一天又一天，身边没人  
狗也没有  
只有油气井  
以及无所事事的风

抬起头来  
又大又圆的夕阳  
已是天空的装置  
而最永恒的  
却是荒凉  
在此，谁也不必开口

我，来到油气井旁  
只需静静地坐一小会儿  
就可完成  
与大漠的交流

### 沙漠油田的黄羊

我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走啊走  
没见到油井  
也没见到石油工人

我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走啊走  
沙坡上，却突然有黄羊  
一只，两只，又来了两只

待我靠近了，才转过身  
略有迟疑地慢慢散去  
它们啊，仿佛知道我要来沙漠油田  
且从此路过

我继续走啊走，不一会儿  
又出现了一只黄羊，它瘦小，胆怯  
一边小跑，一边回头  
看了看我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## 归 来

刘贵娟

这一刻，是安静的  
只有风划过天空的翅膀

雨水中能听到的絮语  
一再删减  
剩下的一枚果核，搅动了  
整个春天

彩色的预言，一旦成真  
忧伤就来了  
它们在浅绿的尘世里，发芽  
每一个根须，都扎下憧憬

土地，阳光，流水  
归来，以一颗草木之心  
放牧无垠的原野  
(作者来自中原油田)

